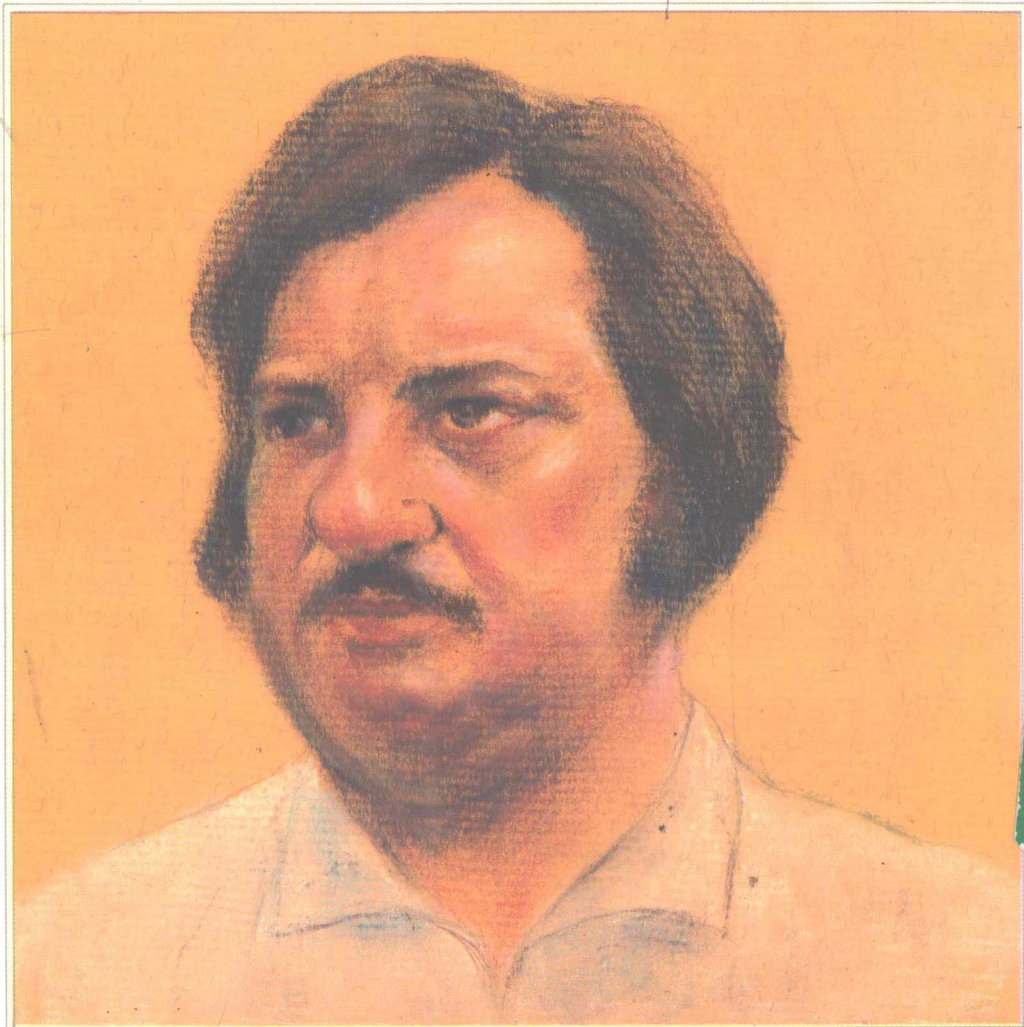


高老頭

巴爾扎克(Honore de Balzac, 1799~1850)寫作的範圍和他國家的疆域同樣遼闊。高老頭是一個癡心的父親，在為兩個忘恩負義的女兒，投注最後的犧牲後，他以殉道精神結束了他的一生。他的父愛，撥開了人心的重重枷鎖及人性中最初的一點真實。



世界文學全集⑤8

高老頭

巴爾扎克 / 著

華書

世界文學全集

L058

高老頭

發行人／林弘志
社 長／張坤山
主 編／黃慧隆
原 著／巴爾扎克
編 選／書華編輯部
管理部／邱瑞菊
發行部／蘇榮泉
出版者／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臺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
電話：2231327～9
郵撥：0507053－1張陳秀梅帳戶
總經銷／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新店市民權路 130 巷 6 号
電話：218－7307
郵撥：0578690－5
印刷所／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臺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号
電話：2231327－9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台業字第 2146 号
新版中華民國 81 年 5 月 定價120元

書華版權・翻印必究

致讀者

張坤山

——經營者的話

文學是人類文明中最珍貴和偉大的傳承之一。千百年來，文學創作已如天星、已似花海。雖然經歷了不計其數的戰亂與世代更迭，而文學仍始終矍鑠如昔，甚至因時光的流逝而累積得更豐碩，歷練得更晶瑩。

我從事印刷的工作，已有三十餘年。在這三十餘年中，自有許多無由宣說的艱難與辛苦。但是，每當聽到印刷機滾筒轉動的聲音，我就會彷彿受到音樂的感染一般，湧起一份不可思議的喜悅。作爲一個印刷人，忝爲文化界的小小先鋒，把最好的文學作品，以最精美的印刷和最合理的價格，呈獻給讀者，呈獻給社會，作爲對文化界的小小回饋，一直是我最大的心願。

經過長久的籌備，請益了許多出版前輩，雖然明知前景多艱，但爲了實現這份心願，我們毅然決然投下重金，禮聘數位國內知名的編輯及藝術工作者，爲我們整體編並精製封面，以保護視力的二十五開本，有計劃、有風格地出版文學系列書籍，期望在我們爲出版史留下脚印的同時，也給廣泛的讀者和文學工作者，一個更爲遼闊的文學視野。願讀者和我們一樣珍視它，愛護它。

「本本皆好書，書書皆精華」就是書華堅持的經營理念，也是我們呈給書香社會的一點點心意。現在我以最誠摯的心情，把這個系列獻給我們的讀者和社會，並謙卑地等候批評和鞭策。

人性中最初的一點真實

若把小說分成兩種類型：一是爲多數人說話，一是爲少數人說話。那麼〔高老頭〕到底應該歸屬於那一類呢？巴黎有那麼多衣香鬢影的貴婦，有那麼多一擲千金的男爵；可是巴黎更有那麼多逡巡無依的人，他們空歡喜，而真苦難，肉體的溫飽和意志的伸張在永恒的矛盾中，磨蝕著他們；他們所居住的地區，「有石灰老在剝落的牆壁，有全是污泥的漆黑的小溪」。巴爾札克說：「一個迷路的巴黎人，在這一帶祇看見些公寓、私塾，苦難或煩惱、垂死的老人或不得不做工的青年。」！然而，在這卑微的後街人生裡，偶而，我們也會遇到一些因爲善和惡的縱橫交錯而顯得偉大莊嚴的故事——〔高老頭〕便是這樣的一個故事。它撥開了人心中的重重枷鎖，撥出了人性中，最初的一點真實。



巴爾札克出生的年代（一七九九年—一八五〇年），正當革命的浪潮橫溢歐洲，法蘭西與聯合軍開始第二次大戰的那一年。他成長的環境與其繁複的性格，促成他對人類知識的廣泛。雨果

說他是一個多產的作家，「他一生一直在寫作，他寫作的範圍和他國家的領域同其遼闊。」因而，使得他，一方面被譽為寫實小說的創造者，一方面又是浪漫派文學的巨擘。

他喜歡描寫世俗的社會人，以及各種人歡聚熱鬧的世界。客觀的側寫，是寫實主義的最初雛型。關於這一點，以「高老頭」為例的描述，最是服膺了他的要求。也因為客觀的側寫，他的小說，進行的很慢，開始時總是詳細的描寫出事的地點——巴爾札克認為要瞭解人物的性格，可以到他們所處的環境裡去觀察他們。因而，他喜歡描寫人物的住所。接着，再由側寫裏，逐漸加入他主觀的評論；他的手筆自然着落、不著痕跡，使得讀者在他的引導下，逐步進入一個看似客觀却又佈局週密的故事裏。事實上，他的作品裏的一大特色，便是這樣的「故事性」相當濃醇。雨果評道：「巴爾札克寫的常比你想知道的多。他顯然對這種描寫特別有興趣，他從來沒有學會只說要說的話，不要多囁嚅的藝術。接著他就告訴你他的人物外表、他們的性情、出身、習慣、理想和缺點，把這些交待清楚後，他才開始講述故事的本身。」

讀者從雨果的評論裏，可以看出巴爾札克的故事是如何的以主觀參差客觀。我們再試從「高老頭」本身的幾段描述裏，更可清楚的捉摸到巴爾札克對場景與人物的「定位法」：

……兩扇有鐵絲網的窗戶之間，壁上，正畫著加里潑梭款待尤里西斯的兒子威宴。四十年來，這幅畫老是給年輕的房客當作說笑的資料，他們一面自視甚高，一面嘲笑自己為了貧窮而不得不將就的飯餐。石砌的壁爐架上擺設著陳舊的紙花，陪襯著一座藍大理石的最惡俗的擺鐘。壁爐內部的清潔，足證除了重大事故外，難得生火。這間屋子充滿著一股說不出名字的味道，應當叫他做「公寓味道」……令人覺得冷森森的

，吸在鼻子裡潮膩膩的……。

細讀上面的文字，「他們一面自視甚高，一面嘲笑自己……」、「公寓味道」、「冷森森、潮膩膩」……我們很明顯的看出，巴爾扎克有很好的敘述文體，對人物與環境的觀察，敏感、深刻而且微帶嘲諷；客觀的側寫，穿插著主觀的評言，給予讀者意想不到的深刻與幽默。他說伏蓋太太……和所有「經過憂患的女人」相仿，黯滲失神的眼睛，假惺惺的神氣，活像一個馬上會裝做警察來訛詐錢財的媒婆，而且她也存心不擇手段，來改善她的命運……話雖如此，「她骨子裏是個好人」……你想，這樣一個人物，活現在我們的腦海中，真是栩栩如生，揮之不去，如何可忘？

英國名小說家，亨利·詹姆斯在「小說之藝術」一文中宣稱：「小說的最寬定義是，一種個人的與直接的生命印象。」「高老頭」的結構，嚴格上說來，是平凡而迂緩的；但是，它的確合乎「個人的與直接的生命印象」的小說定義。巴爾扎克所採取的敘事觀點，活跳而鮮明，使得所謂「藝術的無我」變得較為次要；他時而像一個舞台提辭的人，提出他個人的主觀論點，却從不曾破壞場景的有效描繪。

再者，當為一個小說家，巴爾扎克更常以「敘事者」的身份，侵入作品之中。拿「高老頭」裏幾個典型人物為例：

波阿來先生：他是我們看見要說「究竟這等人，也少不得」的人。這個為精神的或肉體的痛苦磨得色如死灰的臉相，美麗的巴黎是不知道的……

維多利小姐：要是愛情給這雙憂鬱的眼睛鼓動生意，那麼，維多利大可跟最美的姑娘們見個高低。她只缺少使女人返老還童的東西：衣料和情書。……維多利柔和的話語，好似受傷的野鴿，哀鳴的時候，仍然吐露著愛。……

伏脫冷先生：他那些人，大家看了都會喊一聲「好傢伙」……他什麼都懂，帆船、海洋、法國、外國、買賣、人物、時事、法律、旅館、牢獄。……看他那種唾口水的功夫架式，顯見他鎮靜非凡的態度，倘他要解決什麼尷尬局面，定是殺人不眨眼的。……

顯然，這個「敘事者」眼光高眺，他的「侵入」渾然天成，致使讀者在他侵入的牽引中，一步步地進入人物與故事的核心，絲毫不覺得作者在說教或是在演講——這便是「高老頭」一書最成功、最耐人尋味的地方。

巴爾札克確已做到，使他的人物用他們的語言和動作來解釋他們自己，並儘量的客觀。

2

「高老頭」的情節裏，有兩個主要線索，一個是老人對無情無義的女兒自我犧牲的愛，一個是野心勃勃的大學生第一次到擁擠腐化的巴黎，其攀越與掙扎，兩者相互交織。

當我們讀到最後一章節時，聽到教士說：「沒有送葬的行列，可以趕快些……」，聽到克利斯朵夫說：「這是一個好心的老實的人，從沒妨害別人，也從沒幹過壞事……」，再看到兩個蓋

墳工人，在棺木上扔了幾鏟泥土後，走向大學生討酒錢。歐也納掏著衣袋，一個銅板都沒有，他不得不向克利斯朵夫借了一法郎。這件事雖則本身微不足道，却使大學生忽然傷心起來。看看白日將盡，潮濕的黃昏刺激著他的神經，他瞧著墳墓，埋葬了他青年人的最後一滴眼淚——每一個人，讀到這兒，無不感到痛心——難道，固結情懷的人生，一定是一個的悲劇嗎？

紅樓夢第二回，好了歌裏說道：「世人都曉神仙好，唯有兒孫忘不了；痴心父母古來多，孝順子孫誰見了？」高老頭里奧先生，最是一個痴心的父親；他不知兒孫自有兒孫福，却至死不渝的傾盡自己，為兩個女兒的人生「裝扮」福份；我們眼見他的金鋼鑽、金煙盒、金鍊條、飾物，一件一件的不見了。他的寶藍大褂、華麗服裝脫下了，換上一件栗色粗呢大褂，不分冬夏的穿著。從前因為心滿意足而豐胖的臉，如今起了繁亂的皺紋，生氣勃勃的藍眼睛，變成了黯淡的鐵灰色，轉成蒼白，淚水再也不流了！這樣一個人，讓人覺得可憎，更覺得可憐——我們見到一個身心交瘁的老人，被自己對兒女的痴心榨取到只剩下迷惘出神的麻痺狀態。他自己說：

……她們順便丟給我一個微笑，世界上就給渡上了一層金光……我愛替他們拉車的馬，我願意做牠們抱在膝上的小狗……老實說，親愛的先生，我是什麼東西？不通是靈魂處處跟著女兒的一副臭皮囊罷了。

我們想起他在午夜裏，以他抖顫的手，從他的各種器皿中絞鍊金條；想起他一再的出盤他的資產，為他的女兒添置舞衣，她們一夕的花費多於他一年的膳食；他為她女兒的情夫、債務，不惜任何一文他可能挪動的錢財。只要她們的目光有一點悲哀時，他的血液幾乎就要停止。他對於從己身所出的生命，感到其血脈相流，而頂禮、膜拜、犧牲，而至無以復加的地步。

而他的兩個女兒，在他父愛的對照下，顯露了極端自私、怯懦的敗壞人性，也同樣讓讀者感到無以復加。

她們從小在父愛的驕縱中長大，彼此互相妒忌，愛慕虛榮，生活極盡奢華。父親爲她們請來最優秀的家庭教師，培養所謂「上流社會」的各種才藝；她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做伴的小姐；她們會騎馬、有自備的車輻；只要她們開口一聲，最奢侈的欲望也由父親趕緊來滿足她們。當她們到了出嫁的年齡，她們可以隨心所欲的選擇自己的丈夫，各人更有父親一半的財產做陪嫁。大女兒阿娜斯太齊欽羨貴族，使她離開了父親，嫁給特·雷斯多伯爵，而躍入上流社會。小女兒但斐納却喜愛金錢，嫁給一個過氣的男爵、德籍的銀行家紐沁根。而她們的父親，高老頭，依舊是一個麵條商人。

不久，他的女兒和女婿看他繼續做着麵粉的買賣，都覺得氣惱而羞辱，與她們的上流社會格格不入——她們從來不想那是他生涯的全部。

她們或許始終都愛著父親，可是却沒有勇氣在父親與丈夫之間，尋求一個兩全之道。因此，她們只在一個客人都沒有的時候，昧著丈夫，招待他。更想出種種藉口，來表示她們的孝心。做父親的，這時，心都碎了。他看到女兒們以爲他折辱了她們，妨害了她們的夫婿，於是，他自動放逐了自己——他對女兒的疼愛的情操由此更發激烈、深邃，幾乎到一種荒謬的程度。

若說「高老頭」算是一個慘劇，那麼這個罪過完全是父女同謀的。巴爾扎克透過特·朗伊哀子爵夫人的話，評論道：

……這個父親把什麼都給了。二十年間，他給了她們他的臟腑，他的慈愛；又在一天之間給了他的財產。檸檬榨乾了，他的女兒們把空殼往街道巷尾丟了。……人生真是醜惡。

這正是高老頭的下場，最富戲劇性、最真切的評述。

3

可是，儘管「人生真是醜惡」，子爵夫人緊接著又對大學生說道：醜惡！並不，它有它的一套，如此而已。我對您這麼說不過讓您明白我並沒有受人生的騙。我也和您一般想法。人生是一個泥坑，應該站在高地上。

是的，人生是一個泥坑，應該站在高地上。大學生歐也納在「高老頭」一書裏，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歷經的人事，正符合這句話的印證過程。

他想攀越上流社會，初次來到擁擠、腐化的巴黎，這個大都會的喧嘩與光彩奪目的酒會、劇院、貴婦，都暗暗激發他的野心。伏脫冷是第一個教他：想要爬得高，必得踩著別人的背的人。他自己也體會到這句話的深刻意義，而且踩著這句話出發了。他渴望愛情、追求貴婦，從家鄉的祖母、母親及姊妹裏，榨取她們僅有的金錢，以為他的晉階上流社會而鋪路。

可是，他從來都沒有忘記：母親姊妹對他的供獻都加上一些苦辣的味道。也就是這樣的一點純潔，使得他在發現高老頭這個人物後，為他的父愛所深深牽引。從好奇、而探究、而相知、而

• 頭老高 •

同情，大學生充分的表現出人性的、最初的真實。

讀完了這本書，讀到高老頭的死亡，沒有送葬的行列，我們在拉斯蒂涅所埋葬的眼淚裏，如見十九世紀的社會人情，跟著淚水一一滑動。

高老頭

一個夫家姓伏蓋，娘家姓龔弗冷的老婦人，四十年來在巴黎開着一所小康之家的公寓，在拉丁區和聖·瑪梭區之間的聖·日內維新街上。大家稱爲伏蓋家的這所宿舍，男女老少，一律招留，却從沒在風化上受過飛短流長的攻擊。但二十年間也不曾有過青年人的踪跡；而且除非家庭給的生活費確是非薄萬分，才會使一個青年男子住到這兒來。話雖如此，一八一九年初，正當這幕慘劇開場的時候，公寓裏確住着一個窮苦的少女。雖然慘劇這個字眼，被當時多愁善感、讚頌痛苦的文學用得那麼濫那麼歪曲，以致無人相信，這兒可是不得不用，並非在真正的字義上說，這件故事是戲劇化的；但我這部書完成之後，也許京城內外有人掉幾滴眼淚，出了巴黎還會有人懂得這件作品嗎？確是疑問。充滿地方色彩和局部觀察的這故事，其中的特色只有住在蒙瑪脫崗跟蒙羅越高地中間的人能够領會；這一帶便是那個著名的盆地，有石灰老在剝落的牆壁，有全是污泥的漆黑的小溪；充滿着眞苦難，空歡喜，而且騷動的那麼厲害，不知要怎樣激烈的事故，才能在那兒令人感到一種較爲持久的震動。然而在那裏也能零碎的遇到些痛苦，因爲善和惡的縱橫交錯而顯得偉大莊嚴；在這類痛苦之前，自私心和利害觀都會停止活動而感到憐憫；可是自私心和

利害觀從這痛苦所得的印象，不過像一顆匆匆忙忙吞下去的美果。文明這輛車，和印度戰神的車一樣，僅僅被一顆比旁的心不易粉碎的，略微耽擱了一下，阻攔了一下，却馬上把它壓碎了，又浩浩蕩蕩的繼續前進。你大概也是如此，雪白的手裏捧着這本書，埋在一張軟綿綿的安樂椅裏，想道：也許這能夠讓我消遣一下。讀完了高老頭默默無聞的痛史以後，你依舊胃口很好的用晚餐，把你的淡漠無情推給作者負責，說你的不會感動是因為作者誇張，渲染過份。啊！你得知道：這慘劇既非杜撰，亦非小說。「一切都是真情實事，」真的程度是，每個人能在自己身上或許自己心裏，辨認出多少書中的成份。

開設那所布爾喬亞公寓的屋子是伏蓋太太自己的產業，坐落聖·日內維新街下段，當著地面由一條斜坡向弩箭街低落下去的地方，斜坡的險陡使馬匹很少上下。這情形，對於擠在華·特·葛拉斯穹窿和先賢祠穹窿之間的一些小街道的清靜，很是有利；兩座建築物映出一片黃黃的色調，改變了周圍的情調；圓形天頂反射出來的嚴肅的氣氛，使一切都顯得暗淡。街上的石板是乾燥的，小溪中既沒有污泥，也沒有水，沿着牆腳生滿着草。連最沒心事的人，也像所有的路人一樣，會對之不歡；一輛車子的聲音在那兒是一件大事，房屋死沉沉的，牆垣全帶幾分牢獄氣息。一個迷路的巴黎人①在這一帶看見些公寓，私塾，苦難或煩惱，垂死的老人或不得不做工的青年。巴黎各區之中沒有一個比此更淒厲，而且老實說，也沒有一個區域更暗昧不被人知的了。特別是聖

① 真正的巴黎人是指賽納河右岸的人。公寓所在地乃係左岸。迷路云云謂右岸的人偶而漫步到左岸去的意思。

• 日內維新街，彷彿一個古銅框子，是適合這個故事的唯一的環境；要讀者瞭解這件故事，儘管用茶褐的色彩和嚴肅的思想，決不嫌過份；正如遊客參觀初期基督徒墓窟的時候，走下一級級的石梯，日光接着暗澹，嚮導的聲音也隨着降低。好貼切的譬喻誰又能說，枯萎的心和空無一物的骷髏，究竟那一個看上去更陰慘呢？

公寓前臨小園，屋子和聖•日內維新街形成直角，側面臨街。沿着正面的階沿，在屋子和小園之間，有一條中間微凹的小石子路，闊一米又九四；石子路之前是一平行的沙子鋪成的小路，兩旁有風呂草，夾竹桃和石榴樹，種在藍白二色的大琺瑯盆裏。路的盡頭有扇小門，上面釘一塊匾額，寫着：伏蓋家；下面一行是布爾喬亞公寓，招待男女賓客，各色人等。白天，小門的地位只有一扇柵門，裝着一顆聲音尖銳刺耳的門鈴。在街上從柵門裏張望之下，可以看到小路那一頭的牆上，有一個油繪的模仿青色大理石的神龕，出於本區畫家的手筆。神龕裏面畫着一個愛神雕像。從他渾身斑駁的釉彩上看，一般喜歡象徵的鑒賞家，會聯想到這是愛情病的標記在鄰近的街坊上即可就近醫治的。神像座上模糊的銘文，顯出大眾對於一七七七年回到巴黎的服爾德熱烈崇拜的情緒，因此令人想起產生這件裝飾品的時代。兩句銘文是②：

不論你是誰，她總是你的導師，

現在是，曾經是，或者將來是。

天快黑的時候，柵門換上了板門。小園的闊度正好和屋子正面的長度相等，園子兩旁，一面

② 按即服爾德的詩句。

是臨街的牆，一面是和鄰居分界的牆，一大片長春藤掛在這鄰屋的牆上，把它全部遮蓋了，在巴黎城中格外顯得清幽，引人注目。所有的牆上都釘着果樹和葡萄藤，瘦小而灰塵密佈的果實是伏蓋太太每年發愁的對象，也是和房客談天的資料。沿着側旁的兩堵牆壁，都有一條狹小的走道，走道盡頭是一片菩提樹蔭。伏蓋太太雖是龔弗冷娘家出身，菩提樹三字却是唸別音，房客們用文法來糾正她也是沒用。兩條走道之間，一塊方地上種着朝鮮薊，左右是修成圓錐形的果樹，四周又圍着些蒿苳、旱芹、酸菜。菩提樹蔭下放着一張綠漆圓桌，周圍擺着橈子。逢着大熱天，一般有钱喝咖啡的主顧，在熱得可以孵化鷄子的天氣裏，便到這兒來品賞。那座三層樓外加閣樓的屋子，是粗沙石造的，塗着那種使巴黎幾乎所有的房屋不堪入目的黃色。每層樓上開着五扇窗子，全是小塊的玻璃，細木條子的遮陽，撐起來沒有一頂模樣相同，線條都高高低低，參差不一。屋子側旁有兩扇窗，樓下的裝有鐵柵，外加鐵絲網。正屋之後是一個闊約廿尺的天井，豬啊、雞啊、兔子啊，很和氣的混在一塊，天井裏面有所堆木柴的廊棚。廊棚和廚房的後窗之間，掛着一口涼櫥，下面淌着洗碗池裏流出來的油膩的水。這天井臨聖·日內維新街有一扇小門，厨娘爲了避免瘟疫不得不用大量的水冲洗院子的時候，就把垃圾從這扇門裏趕到街上。

房屋的分配，自然是預備開公寓的，底層第一間，有兩扇臨街的窗子取光，通往園子的是一扇窗和門。這間客廳直通到飯廳，飯廳和厨房中間是樓梯，樓梯的踏級是木材和彩色地磚拼成的。一眼望去，客室的景象真是再淒涼也沒有了：擺着幾張沙發和椅子，上面包的馬鬃布，滿是一條條忽而黯澹忽而發光的紋縷；正中放着一張灰色花紋白大理石面的圓桌，上面擺着一套白磁小

酒杯，金線已經剥落大半，正像現在我們到處可以看到的。房內地板鋪得相當馬虎，四周的護壁板差不多有一人的肘子高，其餘的地方糊着上油的花紙，畫着丹蘭瑪葛^③主要的幾幕，一些有名的人物都著着彩色。兩扇有鐵絲網的窗子之間的壁上，正畫着加里潑梭^④款待尤里西斯的兒子的盛宴^⑤。四十年來，這幅畫老是給年輕的房客當作說笑的資料，他們一面自視甚高，一面嘲弄自己爲了貧窮而不得不將就的飯餐。石砌的壁爐架上擺設着兩瓶藏在玻璃罩下的陳舊紙花，陪襯着一座藍大理石的最惡俗的擺鐘。壁爐內部的清潔，足證除了重大事故以外，難得生火。這間屋子充滿着一股說不出名字的味道，應當叫它做「公寓味道」。那是一種閉塞的、霉爛的、酸腐的氣味，令人覺得冷森森的，吸在鼻子裏潮膩膩的，直往衣服裏鑽，它叫你想起杯盤狼藉收拾飯桌的氣息，醫院的氣息。假使老老少少的房客們特有的味道，和傷風的味道所散佈成的令人作嘔的成分，能有一種方法估計的話，也許這味道還能形容。可是，哎！這間客室雖然醜陋叫你起噁心，但若和貼鄰的飯廳相比，你還覺得這客室優雅、芬芳，好比太太們的內室呢。飯廳全部裝着護壁，從前漆的顏色已褪得無從分辨，只有一塊塊的油漬畫出奇奇怪怪的形狀。幾口黏手的食器櫃，上面擺着黯澹無光、頸部折斷如新月形的水瓶，刻花的金屬墊子，一堆堆都奈密的藍邊厚磁盆。室內一角放着一口小櫥，分成許多標着號碼的格子，給寄膳的人存放滿是污跡或酒痕的飯巾。在

③

按條十七世紀法奈龍的名著。

④

按條希臘神話中的水神。

⑤

按尤里西斯為特洛伊戰爭中的英雄，其子即名丹蘭瑪葛。